

■本报记者 许畅

“写作时，我总是‘等米下锅’，常常为材料不足而烦恼，写的欲望是饱满的，但可供写作的材料却愈发紧缺。”在复旦大学不久前举办的“经验与虚构——小说大师座谈会”上，作家王安忆的一番话引发热议，似乎小说的虚构难度系数正变得越来越大。贾平凹、陈思和等作家评论家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当下图书市场上，虚构类图书往往被一些经典纪实图书抢了风头。

面对非虚构作品打出的“真实”牌，尤其是覆盖全球的互联网将世界变成“扁平”的之后，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新闻和传奇第一时间呈现在大众面前，这种情况下，小说的虚构魅力是否正遭遇挑战？面对小说所提供的“新鲜感”浓度的降低，作家应如何调适日常经验为作品注入生机？

文学不是“行车记录仪”，需要打磨文字与日常之间的张力

“作为小说家，虚构当然是首要任

作家王安忆、贾平凹，评论家陈思和：文学书写不能满足于复刻日常经验

面对“扁平”世界，小说如何保持虚构魅力

务。但身处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传媒非常发达，获取资讯的渠道在拓宽，叙事手法又不断翻新，要编写让人眼前一亮的故事，实非易事；另一方面，真实性本身具有独特的说服力，而虚构却难免面临读者的怀疑、质询、推翻。”王安忆坦言，非虚构图书正不断占据她的阅读清单。

对此，贾平凹也有同感，他说自己变得更喜欢看纪实类作品，这种倾向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贾平凹的上一部小说正是取材自发生在他老乡、朋友身上的真事。

借助获得资讯的手段，不停“复刻”现实，就能炮制出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作家朱天心坦言，小说家能否写

得好看，不在于从现实汲取的经验是否丰富，而是取决于与现实相处的方式。“文学与现实，时时刻刻充满着辩证，有时友好，有时拒绝，有时平衡，各式各样，一旦写作与日常构成了紧张的艺术张力时，就会相当精彩。”她理解的小说定义，不是现实世界“摄像头”或“行车记录仪”，把每个镜头照单全收，而是渗透了写作者的思考深度和切入角度，避免将现成的“社会新闻”简单粗糙地植入艺术创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看上去差不多的世间万象，也依赖小说家的各自巧手，方能成为有质感的文学作品。正如王安忆所说：“在彼此相像的经验底下一定存在着差异，这就要看个人体察

的能力，如何发现事物、表现事物，寻找到更好的方式表达，让经验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打动人的不止故事，还有故事背后投射的生命感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有说服力打动人心？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相似的生活经验能带来更多共鸣，还是陌生新鲜的他者世界更吸引人？

学者陈思和分享了他的阅读心得：他既被王安忆的小说《69届初中生》深深触动，也在读贾平凹小说时心有共鸣。“我本身就是69届初中生，与王安忆曾住同一个街区，她笔下的经历唤

醒了我感同身受的生活经验。”但是，贾平凹写的是陕西农村，“我出生、工作在上海，很少到农村山区。为何熟悉的经验和陌生的经验，两者都能成功打动我？”

在陈思和看来，不管作家聚焦何种题材，要跟读者经验产生碰撞的火花，就要讲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以贾平凹的多部小说为例，作品中对于中年人的生活描述，那种“想抓住某些东西但总抓不住”的感觉，都让读者和作家“心心相印”。“贾平凹写的东西是散乱的，看起来没有限制，是一些农村琐琐碎碎的事情，其实他把故事拆开了。我感受的不是戏剧化的情节，而是故事背后的生命感。”他说，作者在作品中融入极大的社会历史信息

量，投射的对生命的体悟，能够吸引不同经历的个体。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虚”，都能构成一个有逻辑和内容的叙事；只有具有创造性的“构”才能让虚构具备实的效果，让实含有虚的柔软性。

王安忆认为，小说从日常阅历中取材，是“一件需要隆重对待的事情”。贾平凹直言，作家写东西写到最后，其实就是写自己，写作的过程，是不断认识自我的旅程。“人人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如果仅写成离奇戏剧，我觉得远远不够。作家应尽量有精神深层的提炼，令稀松的日常拥有文学观照和人性温度。写作像盖房子，也如酿酒，要经得起沉淀。”

侗族琵琶歌与西洋管弦乐“合唱”长征精神

《通道转兵组歌》前晚献演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由湖南交响乐团组织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前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恢弘上演。（湖南交响乐团供图）

本报讯（记者姜方）由湖南交响乐团组织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前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恢弘上演。作品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兼具湖湘文化特色的侗族琵琶歌，与西洋管弦乐进行了巧妙融合。

今年3月，《通道转兵组歌》在

北京音乐厅首演。11首歌曲运用混声合唱、独唱、二重唱等形式，以还原历史情景的手法，讴歌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满怀信仰、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组歌中的男高音领唱与合唱《血战湘江》，再现了湘江战役的惨烈，以及红军将士英勇不屈、勇往直前的气概；红军二重唱《一担皮草》，则描绘了小红军战士和当地民众共同抢救伤员的心

人故事，展现军民鱼水情深。

音乐会由湖南交响乐团团长肖鸣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于海分别执棒上下半场。于海告诉记者，《通道转兵组歌》主创还曾特意前往通道当地的老人家中采风，了解到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作品将宏壮的史诗叙事与感人的生活细节相结合，旨在以交响合唱形式演绎出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音符。”

两位指挥都表示，希望作品能让年轻一代铭记，革命先辈打下的江山是多么来之不易。

《通道转兵组歌》由金沙作词，孟勇、王和声作曲；湖南交响乐团演奏；黄华丽、周楠、曾勇等担任独唱、领唱；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天籟合唱团、湖南省歌舞剧院歌剧院、湖南交响乐团九歌合唱团担任合唱。

学者郦波沪上畅谈诗词对人生的浸润

经典糅进血脉，随岁月自然反哺

■本报记者 许畅

“经常有家长问我，小孩子读不懂诗词中包含的人生韵味，是否不该过早开始学诗？我并不认同。”日前举行的沪上思南读书会上，“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嘉宾、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与现场读者畅谈诗词对人生的浸润。在他看来，“不懂就不用学”是另一种“功利式教育”，而经典最大的作用，是糅进血脉骨子里，随着人生不断成长，遇到不同的人和事，经典诗词都可以不停地反哺滋养人。

郦波举例道，什么叫海纳百川？“小时候可能理解不了，七八岁时父母带到海边，这样的理解不是比较浅了？并不是。等到长大工作创业，遭受种种坎坷，那个时候再说海纳百川，就能理解透了吗？也未必。就像一首词所说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生不同阶段的理解力不一样，但每种进阶感悟都很可贵。”

在他看来，诗词给人最大的依赖，是作为人生的精神支柱而存在。“不要因为孩子年龄小，就觉得这对他太难。孩子一定要接触这些东西，现在小朋友未必能完全理解，但‘取法无上’，要让小读者知道诗词审美还有更高层次，

审美需拾级而上。”

诗词大热的当下，郦波注意到一个现象，目前母语学习存在“断层”隐忧，部分年轻一代的母语感知能力有所下降。“古汉语缺乏现实使用的语言土壤，而古诗词则是最为通俗凝练的古汉语，是唤醒母语感知力的绝佳捷径之一。没有比诗词更能培养中国人的母语语感和思维能力的了。”

最近，继《人生自有境界》后，郦波“品诗词与人生”系列又一新书《诗酒趁年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书名取自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中的诗句：“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郦波尤其喜欢这三句，他的解读是：“在诗、酒、茶合一的文化滋润下，又逢新火始生，少阳萌发，不就是最好的年华吗？这就是华夏文明的独特之处；三教合一，百川归海。既有对祖先的敬畏与哀思，又能将自然的智慧融入生命，达到人生的高妙境界。”

中国博大诗词宝库的魅力之一，正在于成功唤起无数华语读者的记忆，引发情感共鸣。“小时候背过的《静夜思》，总在不经意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这种强烈的共鸣被唤起，进而上升到共识层面，就形成了今天的传统文化热流。”郦波说，“我相信这种共鸣趋势一旦形成了，就不会轻易改变。而我们所做的，就是为这把火再添几把柴。”

顾飞诞辰110周年画展在沪举行

她的笔墨中可见黄宾虹的影响

■本报记者 李婷

她是黄宾虹的女弟子、傅雷的表姐，上世纪30年代中国女子书画会的发起人之一，却鲜为大众所知。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日前举行的“顾飞百十诞辰画展暨研讨会”上，业内人士评价，顾飞生前从未炒作过自己，是一个安静、纯粹的画家，这样的人格与画品对当下艺术界有着诸多镜鉴意义。尤其是，从顾飞的山水笔墨中是可以清晰看到黄宾虹的巨大影响，这对从另一角度理解黄宾虹很重要。

在黄宾虹眼里，她是可期许的“当今第一流人”

顾飞1907年出生于南汇，是明末上海望族顾氏的后人，诗、书、画三者俱佳。在上海中国画院筹备时，她被吴湖帆提名为甲字画家，后任教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晚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对于拜黄宾虹为师，顾飞的一篇回忆录中有记载：1928年春天，她在福煦路汾阳坊的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前弄堂就是神州国光社，当时担任总编辑的黄宾虹就住在那里，汾阳坊弄堂之间相隔只有几米宽。“大概是对面黄家发现对面的女孩是个画画，有一天黄老先生的侄女映芬隔窗打招呼，说伯父是个画家，家里有很多藏画，可以来看看。我听了很高兴，当下就跑过去了。黄老师和师母正好在，他们给我看了他的作品和家藏的古画，并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以前跟谁学，学了几年，哪样的好，好在哪儿，我都一一告。看顾飞诚实勤奋，黄宾虹就答应可以来学画。此后，顾飞由二哥哥陪同向黄老师行了拜师礼，就算成了黄家入门弟子。

在黄宾虹眼里，顾飞是可期许的“当今第一流人”。此次画展呈现了顾飞从年轻时一直到近百岁的书画作品，其中一幅山水画上，有黄宾虹的题跋。该题跋总计200多字，极尽赞美之词：“观其落纸风雨急，笔所未到气已吞。画有气方有韵，气由力生……女子画中两道坤，可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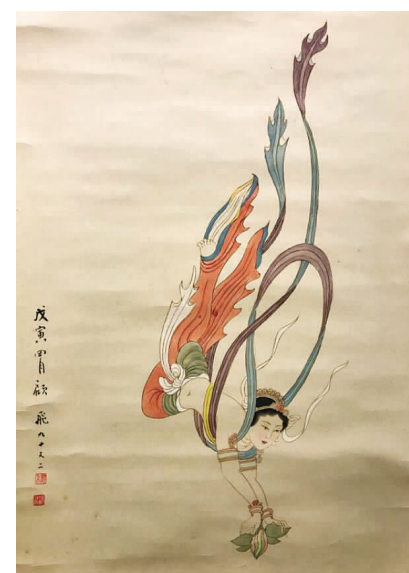
不为外面的名利所诱惑，晚年依旧坚持“日课”

黄宾虹和顾飞师徒两人的性格，也有类似之处。黄宾虹属于慢热型，是

“艰苦卓绝、存亡继绝”的人物。他一生遭遇挫折、误解、冷落，淡泊名利、坚守立场，中年后专注于金石书画研究数十年，直至八十岁左右成就大名。而顾飞对寂寞的承受力也极强，异常勤奋而且悟性很高。

黄宾虹常常告诫学生，不要为外面的名利所诱惑，毁誉由人，毁誉不由人。“黄宾虹的教诲犹如一盏明灯照亮着她，也激励着她。”顾飞的儿子裘吉透露，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母亲也坚持“日课”。“妈妈经常半夜起床，开一只台灯在画画。她有一个自订的‘日课’表，每天几点做什么事，画山水、人物、花鸟、读书看报一一写明。”据介绍，到了晚年，顾飞依然坚持创作。让人惊讶的是，本次展出的她九十多岁所绘工笔人物画“飞天”系列，笔墨设色均精细之极，着实令人叹服。

除了画画，顾飞的诗词也十分了得。“究其原因，一是接受严格的庭训‘童子功’及其大哥顾佛影的影响，更与顾飞33岁时得到爱国诗人——钱名山的传授大有关系。”顾飞的学生袁龙海告诉记者，1940年，钱名山避难于上海，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恰巧与顾飞的闺蜜——庞左玉同住一院，经庞左玉引荐，顾飞拜钱名山学诗词。在名师指导下，她的诗词造诣得到提升，不少诗词、题画诗刊登于《申报》。此次展出的顾飞画作中，钱名山的题诗达十次之多。



顾飞92岁所绘的人物画《飞天》。

聚焦小剧场戏曲探索前沿①

今年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上，一批改编作品集中上演

古老程式转译经典，小剧场还需多“预习”

■本报记者 黄启哲

越来越多的青年戏曲主创，在小剧场的探索中选择经典文本进行改编。仅在本届小剧场戏曲节中，就有京剧《草芥》、昆剧《椅子》、越剧《潇潇春雨》、豫剧《伤逝》等多部改编自经典小说、电影、话剧的作品。他们有的将西方故事移植到中国古代，有的则通过戏曲特有的身段唱腔来拓展文本中思想情感的表达，呈现多样化地改编探索方向。

站在经典的“肩膀”上，令戏曲创新的基础更厚重。不过，在二度创作过程中，改编作品能否与文学文本的人文深度相匹配，还取决于青年主创是否有对文本的扎实研究，以及恰如其分的程式运用。

作为戏曲当代化探索的先行者，如何用戏曲语言转译经典，是小剧场戏曲如何做好“预习”，是摆在青年创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西方经典给戏曲程式表演打开新的“呼吸”空间

对于致力于探索与创新的小剧场戏曲来说，经典文本给了青年主创可供实验和改编的对象，因而成为青年戏曲人普遍关注的选题。在过往的小剧场戏曲舞台上，仅以莎士比亚《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为视角，就有川剧《麦克白夫人》和昆剧《夫的人》等作品。

值得肯定的是，相比于过去一度出现的“话剧+唱”等问题，如今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戏曲主体意识，在改



改编自欧·亨利的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小剧场京剧《草芥》把故事移植到中国北宋年间，讲述一个落魄秀才为避寒冬不惜入狱的故事。 祖忠人摄

编经典小说、电影时，都自觉并有意识地给戏曲表演留下充分空间。戏曲的表演体系不再成为负累，而是成为独特而有效表现的手段。

京剧《草芥》将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移植到北宋年间，原著中的流浪汉成了落魄的秀才，以小生应工，警察则成了衙门的捕头，以丑角应工。戏曲行当所天然具备的戏剧色彩，与原著诙谐幽默的风格相契合。而同样用东方法言诠释西方经典的，还有即将上演的昆剧《椅子》——改编自尤涅斯库的

同名戏剧。这是上海昆剧团青年主创参加日本利贺戏剧节时创作的。这个由戏剧节创始人铃木忠志出的“考题”，却让昆曲人在解题中嘿哟不休，“可行性”——剧中老夫夫妇的喋喋不休，恰恰给了戏曲美学里的“写意”以驰骋发挥的空间。有专家指出，用戏曲程式去试图转译西方文本时，必然带来交融与碰撞，也为表演本身打开了新的“呼吸”空间。这种交融、碰撞恰恰凸显了小剧场语境最有价值的实验性、创新性和探索性。

好的表演应当与文本唇齿相依、互相成就

不过，在为戏曲程式表演留出“呼吸”空间的同时，文本的原有深度似乎被挤压了。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郭晨子以改编自《小城之春》的越剧《潇潇春雨》为例。她说：“《小城之春》导演费穆有着很深的戏曲情结，电影本身很多镜头具有戏曲的写意、诗化之美，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由戏曲人改编这部电影经典再适合不过。可当戏曲演员用大段优美动听的唱腔满足传统戏曲观众的审美需求时，影片原本那种欲说还休的微妙情感被‘拨云见雾’地直白呈现，原本值得体味的东西似乎被唱满了。”

好的表演应当与文本唇齿相依、互相成就，可在一些小剧场的戏曲经典改编案例中，却出现顾此失彼、相顾不暇的尴尬。还有一些改编作品，主创试图为文本赋予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或新思考，但在代人当代语境的改编中，有意无意地对原著文本解读或流于表面，或轻易解构，导致别人物形象似是而非，失掉了原有的精气神。

荣广润认为，青年主创在改编经典时，敬畏之心不可或缺。他强调，改编的重要前提是“吃透文本”，多做“预习”。“创新性、实验性、探索性固然是小剧场戏曲所致力探索的，不过借名著之口来说自己想说的话，须慎之又慎；而是把文本当成是突破戏曲形式手段的工具，更须慎之又慎。”